



# 佛學與中華文化

中大興學

朱朗洲

## 一、引言

我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，其文化生命之源遠流長，博大精深，決非西方之物質文明所能望其項背。春秋戰國，是我國學術思想最發達之時代，諸子百家，各陳其說；但其中儒道二家對後世之影響最大。漢武帝尊儒，而罷黜百家，儒家思想抬頭。至魏晉，清談之風流行，道家思想轉盛。

迨至南北朝、隋、唐，佛學在我國發揚，其義理為我國上智哲人所吸收融化，創立宗派，高僧名士輩出，其實踐道行，與義理顯發，均極為輝煌。至宋明儒家，多深研佛典，出佛返儒；或儒佛兼修，而產生宋之理學與明之心學。蓋自佛學於漢代傳入我國以後，對於我國儒道，文字、藝術及社會風氣之影響，均極為深遠。茲分述於下：

## 二、佛學對於儒學之影響

儒家，自孟子以後，漢儒止於以註疏傳經，性道微言，久已絕響。伊川表明道之墓，有云：「孟軻死，聖人之學不傳，學不傳，千載無真儒；先生生於千四百年後之一人而已。」蓋孔門性天一貫的道體之學

者，啓發尤巨。明道，伊川均深通佛學義理，本於在佛學中所得之智慧，返觀儒經，乃明本原而立體顯用。茲就宋元學案列學一：明道程子，謝良佐、楊龜山、張九成、朱子六家及明儒學案中王陽明一家，指出其對於佛學領悟之見，以明其所受之影響。

明道程子德性寬宏，規模濶廣，以光風霽月為懷

，足見高明。宋元學案稱之爲：「泛濫於諸家，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，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。」（見明道學案）是可見其爲學，受佛學之陶冶甚深。明道語錄有云：「萬物皆備於我，不獨人耳，物皆然，都自這裏出去，只是物不能推，人則能推之，雖能推之，幾時添得一分，不能推之，幾時減得一分。百理具在，平鋪放着。幾時道堯盡君道，添得些君道多，舜盡子道，添得些孝道多，元來依舊。」

此明道深悟法界平等之理。黃百家（黃宗羲之子）按語，則謂：「何必更進一層，翻孟十案，以蹈生物平等，撞破乾坤，只一家禪詮。」是明道學問，有佛學精神融於其中，此爲的證。

二程門人謝良佐，壽春上蔡人，以謝上蔡稱之。黃宗羲按：程門高弟子，以上蔡爲第一，其論仁以覺，以生意；論敬以常惺惺。故朱子言其雜禪。有問於上蔡，莊周如何？謝子曰：吾曾問莊周與佛如何？伊川曰：莊周安得比他佛，佛說直有高妙處，莊周氣象大，故淺近。（宋元學案：上蔡學案）

楊時，亦二程門人，仕至龍圖閣直學士，諡文靖。學者稱龜山先生。慈溪黃氏評曰：「晚年竟溺於佛。如云，總老言經中說十識，第八庵摩羅識，唐言白淨無垢。第九阿賴耶識，唐言善惡種子。白淨無垢，即孟子之性善。又龐居士謂，神通並妙用，運水與搬柴，此即堯舜之道，在行止疾徐間。又云，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，作卽所謂助長，止卽所謂不黏苗

，任滅，卽是無事。又云謂形色爲天性，亦猶所謂色卽是空。又云，維摩經云，直心是道場，儒佛至此，實無二理。」（宋元學案，龜山學案）是其對儒佛會通蓋行所悟。

張九成，錢塘人，從學龜山，仕宗正少卿禮部侍郎，言事廷秦檜，謫邵州。檜死，起知溫州。旋乞歸。先生在謫居十四年，解經釋義，目病，就明簷下，磚痕雙趺隱然。自號橫浦居士，亦稱無垢居士。橫浦心傳有云：「仁卽是覺，覺卽是心，因心生覺，因覺有仁，脫體是仁。無覺無心，有心生覺，已是區別，于區別熟，則融化矣。」橫浦嘗與大慧宗杲禪師遊，故所言頗能直指也。」（宋元學案，橫浦學案）

朱子，爲宋儒之集大成者，然朱子亦留心於佛家之說，其所編著之近思錄，首言道體，以明儒家義理之本原，殆深受佛學本性本心等本體學說之影響。朱子語要：「心之全體，湛然虛明」；註大學明明德而曰：「虛靈不昧」；註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，而曰：「蓋大地萬物本吾一體。」此與佛家所言「同體平等」，「本性虛明」之義殆相類。

至明儒王陽明，究心於佛老甚久，居夷處困，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，始知聖人之道，吾性自足。乃倡爲心學，揭「致良知」以教人。陽明嘗云：「心者，身之主也，而心之虛靈明覺，卽所謂本然之良知也。」（答顧東橋書）又云：「夫惟有道之士，真有其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，圓融洞徹，廓然與太虛同體

。太虛之中，何物不有，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礙。  
「（答南元善書）此近於佛家的般若大智。

宋明儒者，深受佛家智慧之滋潤，用其慧以復興儒學，卒使儒學本源精神，原質再生。惟當時儒者，對於儒佛兩家之會通，並未能真正做到，故在儒學中仍殘留諸多關佛謬佛之論，殊堪惋惜！是殆由於少數儒家之心量不足，尚多門戶成見之故。

### 三、佛學對於文藝之影響

佛學東來，譯經事業，在姚秦及唐太宗時代，羅什及玄奘所領導之譯場，規模甚大，參加者皆一時才俊之士，其文辭之創造與錘鍊，使文體獨具風格；而其辭藻之優美，更是餘事。佛經流傳以後，對於文學影響頗深。梁任公有云：「我國近代之純文學——若小說，若歌曲，皆與佛典之翻譯文學有密切關係。」誠然誠然。

唐代大詩人王維，字摩詰，即以維摩詰居士自況。彼工詩擅畫，生平奉佛，素服長齋，營別墅於輞川，晚歲復居於終南別業。茲學摩詰所作五律詩二首及七律詩一首，以見其慧光之一般。

#### 題山寺僧房

「窗影搖翠木，牆陰載一峯。野爐風自曩，山碓水能春。勸學翻知誤，為官好欲備。高僧眼不見，月出但聞鐘。」

窗影，牆陰，示現幻敬。風曩野爐，水春山碓，任其本然，無所用心。於靜中忽悟妙理，始知從前動

學，翻皆是誤。至於為官一念，更欲消歇。日色已曛，不必見高僧與談，空山月出，但聞鐘鳴，一切如響。

#### 終南別業

「中歲頗好道，晚家南山陲。興來每獨往，勝事空自知。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。偶然值林叟，談笑無還期。」

好道避市，晚居終南。隨緣獨往，勝事性空。行雲流水，心境兩忘。偶值林叟，談笑忘歸。

#### 過乘如禪師蕭居士嵩邱蘭若

「無著天親弟與兄，嵩邱蘭若一峰晴。食隨鳴磬巢鳥下，行踏空林落葉聲。迸水定浸香案濕，雨花應供石牀平。深洞長松何所有，儼然天竺古先生。」

此詩讚頌禪師，居士，蘭若及佛，典雅不著，妙境莊嚴。

佛家對於藝術之影響；禪家，一香一花，皆是妙道，溪聲山色，悉是般若，信手拈來，無非妙諦。南唐釋巨然所繪「雪圖」，純然一片空靈。清初，八大山人及石濤之畫，均臻高境，一洗塵俗。

### 四、餘談

此外，社會風氣所受佛家影響之大者，厥為戒殺與祭亡二端。我國古代富貴人家，多以奴婢殉葬，迨佛學傳入後，此風大殺。而在積極方面，更實行放生。孝道之在我國，儒家聖賢，自始倡導。佛法東來，目遵救母之行，地藏度母之願，深入人心，亡靈飾終，更多以佛法補儒禮之不足，在社會上已成普遍之風氣！